皇清經解續編

白二12
698
296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尚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鷁盡其辭正噫冶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鷁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嘗嘗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

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
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
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亾
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
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
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
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
啟遽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
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
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
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
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

傳之得眞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
其最淺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賵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賵誤紀
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
之傳釋之曰爲夷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
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荀偃
也皆是曲爲彌縫以
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
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
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
曰衞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
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
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閒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
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

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輩纘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歷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汸用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　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又謂公羊龔取穀梁書續爲之鎮江柳興宗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竊以取其一條　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厖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

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箴考諱棠縣諸生先母氏奚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閒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檮昧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擷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詹體仁語眞德秀居官莅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決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子期於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稾立已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檗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求而眞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

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目錄

卷首
序 論經十八條 論傳十五條 略例九條 范氏元序
卷第一
隱公第一上元年盡四年
卷第二
隱公第一下五年盡十一年
卷第三
桓公第二上元年盡七年
卷第四
桓公第二下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五
莊公閔公第三之一 莊元年盡七年
卷第六
莊公閔公第三之二 莊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七
莊公閔公第三之三 莊十九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八
莊公閔公第三之四 莊二十八年盡閔二年
卷第九
僖公第四之一 元年盡五年
卷第十
僖公第四之二 六年盡十七年
卷第十一
僖公第四之三 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十二
僖公第四之四 二十八年盡三十三年
卷第十三
文公第五上 元年盡八年
卷第十四
文公第五下 九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五
宣公第六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六
宣公第六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七
成公第七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八
成公第七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九
襄公第八上 元年盡十七年
卷第二十
襄公第八下 十八年盡三十一年
卷第二十一
昭公第九上 元年盡十八年
卷第二十二
昭公第九下 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定公第十
卷第二十四
哀公第十一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鴞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卽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

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文丞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詳略之閒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汸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楊倞注曰一家得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文丞案刪詩史記文刪詩書讖緯文自高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

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議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汸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公羊本作詞字依說文當作辭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此又言春秋以辭

爲重也其實義卽是辭辭卽是義說文解詈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卽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其義也此揚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比事之義文悉案春秋議而不辯者邵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而非也於文不辯於理則辯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辨其事與文之謂也泥於其事溺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卽其辭而明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強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卽見周公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句未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象魯春秋可觀周禮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禮記雜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弒相變則謂雖相弒明堂位本作殺字古書凡弒殺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弒君殺大夫雖相變而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焉葉西谷謂夫子所本之史卽韓宣子所見者杜預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脩史於是以韓子所見爲周之舊典禮經於夫子所本者則以爲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卽此一語見杜氏受病之處於是有

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當王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祇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皐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君曰列等比也徐邈音例程子曰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厤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並與程子語相發明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依舊讀爲縱春秋之書事事有其矩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承諸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一萬八千字義恉宏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孅至悉王充論衡云孔子猶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舊誤作制章條織曲執而後顯而凌廷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予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春秋之難讀正如此此之謂作孟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選注公羊疏引此之謂其義竊取此之謂見素引史記改一字春秋說王之文漢書董仲舒傳明素王之道說苑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引賈逵序此之謂微荀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此之謂速荀子卽杜預云辭約義微趙匡云辭簡義隱是也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後繁露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漢

書班彪傳引傳曰此之謂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氐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匹字包括萬理匹侔同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公愈為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沖之書益出新意程伯子亦皆未有言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者唯朱子重陸書言之學者惑焉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別無書法則一良史優為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陸龜蒙復友生書云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凡例本周公用杜預說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陸氏此論實不可易矣程子謂春秋大義易見其微辭隱義為難知愚以為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二語必有所本春秋微言也大義在其中而弟子口受之今其遺文即穀梁傳也微言者議而不辯之謂作傳辯之而大義出矣伊川語大概近是朱文公於此經固自云未學又云終不能自信於心又云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貫通為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則亦未嘗以直書之說為定且自高第黃幹已不謂然矣今正無容苟同焉耳黃氏云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

聖人不空作其作經以為典法也故如衞齊惡君臣同名之屬無關筆削者亦論其義以詔後世家鉉翁謂之因事垂法是矣

學者當存此意求之庶幾可以弗畔

春秋以義脩辭不以記事爲重徐邈於重耳卒下論之曰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又曰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案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孔門七十餘賢之多而典謨論語事迹人名闕疏寥落古人爲書意別有在也況聖者之制作乎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羣疑爲諸儒所不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補注中或采其語或師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典須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荅書

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其又奚辭既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眞讀書之法歟朱子曰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愚自己酉歲來最憙黃澤之學黃氏之言尤切中樞要者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黃氏所獨得者史法經法之說也趙汸繼黃而加詳其大致亦自足取但因求詳之故遂欲舉史法經法截然分之則非也夫史法既變爲經法則其所遵用史法者亦皆經法而非史法史法固不可不知而亦不可過執也此在穀梁梁亾一傳本有端

緒何也梁亾鄭棄其師義主正名而文仍舊史以此推之則不論其文之加損不加損而其義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爲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卽使盡得之亦將疑於仍舊者之無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於釋例終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巳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此實開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取征南之意于常可作或予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于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尙苟簡積漸使然非儉亦非泰也但純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問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因無以爲損益非損益無以爲因後監於前經承乎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息魯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之亦約以周禮鄭眾賈逵服虔穎容說是其所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淮南子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家及用夏之忠啖助說以三王循環之

道說春秋妄矣

以土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閒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鑿說者蓋不同矣尙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爲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甚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閒去留加損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繁約字之先後亦旣一一精其義而深其文辭矣李光地曰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不用千變萬化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而公羊閔因序及諸緯云九月經立謂獲麟後之九月卽春作秋成之在聖人不過歲月閒之事也一年冬自衛反則在十四年春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謬說也脩春秋在哀十一年後不知何時始其成則在十四年春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而無心者歟夫矩者方之所出有上下前後左右則有中矣中無定中者權也矩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綫長故曰權沈善登曰矩者方之心藏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卽爲矩矣堯曰允執其中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過猶不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謂也中又謂之節權者因其節而節之節性節禮樂皆是大氏聖人之學始於志中於立終於權故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皆由立而權之節次功候也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權道之備而作春秋之年也知禮者可與立知春秋者可與權權者立之極至也春秋者禮之極至也記曰禮時爲大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謂中而權也韓詩外傳作聖之中所謂君子而時中

以一事之正變言之如正月言公卽位正也隱不言卽位變也定以六月卽位尤變也而言日又變之正也莊閔僖不忍言卽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卽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

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皆言朝又變之正也
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
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
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速媾
之始正終變也

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眞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
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
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衛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
類似非而眞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
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
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眞非也鄉原亂德爲德之賊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伯夷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
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恆之意乎其必距楊墨
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爲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
寬也楊墨必距者爲其無君無父也推孟子之
意可徧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

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
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忠不許其仁潔身去
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
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
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之又代爲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
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值則迭重文之大事
定之卽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欒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

卽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尙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值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擧會欑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卽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之意也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季子之葬子豈謂其無賢君臣哉論中國夷狄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弒皆謹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爲尙書然而尙書說事者也春秋右史書言爲尙書說理者也並本文法言說事故覽文如說而尋理卽暢也說理

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並本文心雕龍後人以史視春秋一誤於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亟而斷爛朝報之說起矣韓子荅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於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

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凡史書莫不有元矣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得爲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公將爲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是強爲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而致誤矣反覆求之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論而春秋大義實以正隱治桓並爲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文而正隱謹始尤爲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明之（具隱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卽位不言卽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春秋記于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矣惟隱接乎東遷之初而可得爲無事之文惟麟爲王道之成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卽寓意於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間千八百事猶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魯論語）是說也活潑潑地（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遂并記之

眉注坿列

第四葉一行經字萬六千五百五十有奇

公羊多百五十有奇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眞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韓非子稱八儒曰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卽檀弓毛詩傳之仲梁子也孫氏卽荀卿也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門人門人卽弟子也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釋文序錄引七錄同淑當依孝經序正義引作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序錄又引廖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廖注之言是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爲獲麟後百餘年桓論左傳

以爲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　而史記秦孝公渠梁之元年距獲麟百有二十一年是爲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其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罃薛惠侯若山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二年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馴之十二年　其說相合也王應麟曰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糜氏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丞案糜南山固無他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爲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爲衛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子夏傳經必非妄語荀子譏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正見門人謹守師傳之氣象

楊疏曰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卽瑕丘江公　案孫卿卽荀卿其沒在秦始皇九年後而燕子噲之時已有賢名蓋當秦之惠王矣據韓非子難三篇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荀卿列傳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戰國楚策有孫子自趙謝春申君書又載李園殺春申君事云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然則荀卿自齊之宣王愍閔王襄王至王建於秦爲惠武昭文莊及始皇也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其言必不誤而史記獲麟後周及諸國之年蓋有誤且衍者後漢馮光陳晃言厤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年較史記少百十二年似又失之　惠棟曰荀卿時荀子議兵同　言天子以下廟數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荀子禮論同　及賻賵襚含之義隱元年傳在大略篇　誥誓盟詛交質子之文隱八年傳在大略篇　諸侯相見使仁居守隱二年傳仁者守在大略篇　以大上爲天子隱三年傳大上故不名在君子篇　皆本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文丞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

爲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年傳同穀梁無其義漢劉向治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爲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葢聖人既沒齊魯之閒人自爲師家自爲書異說紛挐故雖荀卿亦聞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不能無染於其說矣六藝論公羊春秋顏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識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或作七十二人其撰仲尼微言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葢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懷持其撰次成書則在魯悼公後以有孟敬子謚知之也說苑孟敬子作孟儀則曾子弟子公明儀是歟禮記坊記有引論語曰孟子題篇已法論語矣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烝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麟所舉大侵蒐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爲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又易彖象傳釋經有曰其位漸其吉同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偏辭也益依孟喜虞翻本志疑也巽有止一字者曰窮也明也並屯咎也夬行也困豐下也井順也渙憊也既濟穀梁文句多與相似易傳十子錄易家舊語幷述所聞篇葢弟巫醫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易本是亦字屬下句讀明史記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愚之此說與歐陽脩又不同俟後賢辨之

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劉歆以來因之史記謂之魯君子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風俗通同廣韻云子夏門

人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眞瞽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亾（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元朗乃爲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爲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微學幾絕遺書僅存遂皆申公而屈穀耳且公羊高去子夏固遠而左丘明亦非夫子同時人也左氏載韓魏滅智伯事有趙襄子謚在春秋後已五十餘年作書又當在其後豈得以爲受經而作桓君山謂左氏作傳後百餘年而穀梁子始爲春秋傳亦以左傳之作卽在獲麟時班彪則直以爲定哀之閒皆失之矣穀梁與左氏時代不甚相遠公羊則在其後此無可疑者公羊之學當亦由子夏之弟子展轉相授而去聖彌遠意義不備或多亂說雖與穀梁同源而其歸迥異左氏爲魯太史本不得其傳授而能博采諸國史書詳陳事迹使一經本末具見深爲有功於經但其中與經違異據經臆測者亦正不少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誤以太史記事之冊爲聖門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爲魯太史作傳及國語今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姑用舊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見論語書題左傳似

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

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不守匡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義例之變則固不必守匡明之傳以爲義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蓋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簡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必勝齊學也公羊作傳多齊言且其解經多有護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故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爲春秋之書乃夫子廣采諸書約其文而爲之非據魯史記定十四年下辯之　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蓋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孔子弟子公肩子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公孫龍也公肩子作公扈子見公羊及說苑　世子七十子之

弟子世碩也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爲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矣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亾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乃共弟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愼當六國之亾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漢景武間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也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如以得爲登之屬

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爲不如廣川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董生自是醇儒其說經自災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

楊雄法言以災異推董學今所不取

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傳中無此四語蓋在漢志所稱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而通謂之傳也說苑

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錄所引有頌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至德之末論魯莊公事而曰故春秋穀梁云云今自梁字以下皆缺不知何語觀陸生兩引穀梁則此傳信爲周代書并外傳章句之屬有非晚出者矣

穀梁文章有二體有詳而暢者有簡而古者要其辭清以淡義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謹嚴穀梁峻厲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典皆據正

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爲相似論語述古語如克唯傳亦然古書之不可考者多矣如丹書敬義之訓道經危微之言非有大戴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四術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或一經而明衆義或闡義至於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所謂端緒雖多一綫不亂而凌曙以爲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如舊說楊雄韓子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爲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王念孫謂摹略猶無慮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文悉爲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爲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明春秋爲持世教之書也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爲說以人已爲說桓文之於兩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爲之霸曰信曰仁曰忌僖文之於雨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爲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即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茨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洛水警余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

悟之

史之有論也自左氏始也述人言以評之稱君子以斷之卽一家之書而一時之人心見焉爲霸之譎正國之夷夏弗論也論强弱而已侯王之等臣主之分弗論也論曲直而已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未之有也徒有怪力亂神之論而已士莫賢於叔肸而惟美其後嗣之卿女莫賢於伯姬而乃謂之女而不婦人心如此何以說聖人正人心之書哉記曰春秋之失亂孟子曰君子反經將去亂而反諸經非穀梁惡乎可

杜牧嘗言天儻不生夫子於中國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至哉斯言春秋之有穀梁傳亦猶是矣夫春秋之爲事非董狐南史左史倚相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事也乃欲以據事直書求之或以網羅浩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爲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哆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已所是非已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愚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序正義並引劉向別
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
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穀梁去左氏
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爲僞妄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言微傳
或言抄撮其篇章卷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
故太史公繼左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王應麟以爲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二字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爲引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語非也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郎藝文志儒家之虞氏春

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傳各爲一書也年表下文又言呂氏春秋并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捃摭春秋以著書至於張蒼蘇譚五德鄒衍董仲舒推春秋義皆附及耳又疑太史公所云爲王不能盡觀春秋虞卿上采春秋者承上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言兼指左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並引楚王子圉齊崔杼弑君事與左傳大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戒之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諸國史記爲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類摠爲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晉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戰國東周策呂倉謂周文君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燕策奉陽君曰今臣

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通稱惟魏策魏謂趙王言春秋罪虞公內儲說上七術言春秋記賣霜外儲說右上子夏說春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亦鐸虞之類臧庸以張蒼自匡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譏此葉夢得語朱子亦云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況其支流餘裔乎

鄒氏夾氏之書藝文志列穀梁傳之後其傳皆十一卷據王吉傳吉能爲鄒氏春秋鄒亦作騶而吉上宣帝疏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鄒之大體於公羊爲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注曰有錄無書其下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之夾竟不著也

眉注增刪

第五葉七行親周故殷即新周故宋也舊讀誤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探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鄉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鷟辯僞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子邵子表

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三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缺筆愼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懲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殺也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雨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其舊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無異卽孟子所謂詩亾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爲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陳岳云建篇首隱所以崇讓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又或善之顯著者惡之煩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若鞏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叔肸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穀梁家皆以爲麟應春秋而至與左氏舊說公羊孔衍本同與諸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公羊曰備矣元命苞云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春秋經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

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二事補注詳之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爲賢者比宋襄於文王黃仲炎以爲誤天下後世不淺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啖趙先聲然注中似此者尚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盛衰繼之辯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斯益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文簡事非短也其義實視二傳爲密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淸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孫覺極取此語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晉穆帝升平五年甯父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乃帥門生故吏門生同門後日君臣江徐之屬我兄弟子姪甯自謂及謂從弟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案范注無引服者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時尚未亡何則明顏氏本范注引之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左中興荀崧奏請立公穀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由此數家末學誤之也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其以二傳穀亂本書者亦往往有之范亦多無故知解經難故知何杜不可及於是乃商略名例范別爲略例百餘條敷

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旻天不弔大山其頹汪卒當在簡文之世甫
閻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
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弟彫落謂邵二子
泯沒謂雍凱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郡後凡解古書集
衆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裴駰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
也文烝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焉

穀梁補注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去年以首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論傅大子之法云教之春秋孔穎達以爲乘檮杌者晉楚私立別號春秋是其大名汲冢瑣語有晉春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汲冢瑣語又有夏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庶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仲尼所脩謂之經穀梁所說謂之傳作傳時經與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此隱公經傳總爲第一今以補注文繁增其卷數各別著之

穀梁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楊疏曰爲經作傳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諸書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

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寘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顏師古藝文志注云名喜未知誰得其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之說博采諸家幷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之說故曰集解

鍾文烝詳補 皆題補曰以別於集解其經下論左氏公羊異字者題撰異曰也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補曰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文烝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據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始皆北指也但恆星右旋有歲差虞夏與周已差一次至今差二次故祖沖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載震因據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說之顧觀光又考而明之謂周髀者繪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璿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預曰著於下其實上二句亦杜語 雖無事必舉正月 補曰玉篇曰雖詞兩設也疏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卽位之事非是通一時無事文烝案雜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書湯誓稱亂爲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謹並曰稱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無卽位之事而當時實有其始也 謹君卽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卽位字爾雅爾字皆訓舉事不可全沒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卽十一年傳云所以正隱是申足此義也莊閔僖之元年皆空書正月皆以明其實卽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未卽位矣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史之常文也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孔穎達謂月改則春移是也不釋王者亦史之常文謂此建子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卽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援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愼其事凡傳專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明君子脩經取義於謹也春秋以道義言其義則某竊取之正是此意故穀梁子釋經專明義理十一卷皆同鄭君謂穀梁善於經啖助謂穀梁意深

陸淳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皆不易之言公何以不言卽位據文公以爲隱公言卽位補曰左氏賈逵服虔注經乃有不書顓容亦以爲魯位也凡傳多設疑問辭自易文言傳已有此體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補曰注豫探下爲說志意也言成者桓弒而讓事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卽位之禮劉敞極辯之戴震曰凡以不書卽位爲不行卽位之禮者非也杜氏以爲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夫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位者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卽位亦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寫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以治斯獄使繼故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桓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哉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志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於莊閔僖不書者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隱爲繼正之變文莊閔僖爲繼故之正例桓之變文也莊閔僖之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之變文也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是爲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宣亦是繼故而書卽位以莊閔僖爲繼故之正例桓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嘗立桓爲大子然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大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焉爲安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下言公互辭補曰明隱雖行卽位之禮而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卽位之禮而意不取爲魯君之變文莊閔僖爲繼故之正例桓之公如未嘗卽位也君公下君之不取爲公何也補曰據以下皆得有不取爲公之義將以讓桓也補曰將俟桓長讓之自謂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攝也讓桓正乎曰不正者言君子之取義以爲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爲正乎荅言不以爲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加一焉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是卽春秋不正隱讓之微文也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如正月隱讓所以爲不正者下

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君父之命以行小惠春秋成其義多端而兄弟之倫爲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者上廣稱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惡其不正恐人不信故亦言春秋也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補曰既以隱爲善又作殺說詳後四年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補曰陸德明音義曰弒桓弒而隱善故善隱以惡桓中足上言善者朱子所謂善者美之實也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注曰古文伸作信儒行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韋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補曰與子通惠公以再娶仲子之故嘗欲立桓爲世子公羊稱諸侯不再娶明再娶亦妾也呂大圭曰仲子不得爲夫人則桓不得爲適子故曰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補曰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既卒也爾雅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仲子爲夫人故終不立桓爲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隱案左傳隱母聲子爲繼室有謚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謚是知桓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爲魯夫人惠終不以爲夫人明矣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大夫以隱長權立隱隱爲桓立故欲反之桓開卷之初便失事實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立隱而隱不宜爲攝蓋由魯子孫皆桓之黨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歟

桓補曰已已隱也爾雅曰探取也又曰試也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則是成父之惡也補曰成卽揚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補曰兄弟兼適庶兄弟言之公羊稱諸侯壹聘九女謂夫人八妾也夫人之長子爲太子太子死則立其母弟是立適以長幼爲兄弟無太子適子隱以年長幼爲兄弟之倫也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無太子適子隱以庶亦依兄弟之倫次是立適依兄弟之倫也八妾所生子通長庶爲兄宜立桓爲弟不宜立周制天子諸侯立子之法穀梁與左氏說同以後四年傳文十八年傳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補曰左傳桓稱大子據始也此言爲子受之父

據終也齊陽生正荼不正春秋不以陽生君荼猶以荼受命同之正君況隱乎**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道非道也邪也曰者目經意**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補曰千乘之國大國也古者賦也詩魯頌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四甸爲縣出四乘四縣爲都出十六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曾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文烝案

包咸論語注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公羊注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又異又詩言公徒三萬鄭君箋以三萬爲三軍鄭志荅臨碩以爲二軍鄭志是也說見襄十一年許慎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蹈道則未也**未履居正之道補曰二句又申小道義也疏曰伯夷叔齊及太伯等讓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尚存兄弟交讓而歸周求仁而得仁故以爲善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所與荀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弒之原啟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費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道至於太伯則越禮之高以興周室不可以常人難之文烝案疏說是也傳以成志之文著而不正之文微故詳言以明之昔楚子發克蔡厤賞荀卿子譏之曰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抑卑其後世以爲私廉與傳論隱讓相似師徒之說可以互證後來惟柳宗元論董安于能得荀卿之意而傳所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備焉實夫子之遺意也葉夢得曰三傳釋經各異穀梁之言近實惟能察事之實所以能盡經之義家鉉翁曰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第述之爲傳千古一大條貫也又曰穀梁之義無以加矣葉氏家氏所見甚是讓美則成之惠小則不正之此董仲

舒所謂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司馬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藪即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輕重而曲直之所謂甚峻而可以厲其氣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邾附庸之國眛魯地補曰魯侯爵稱公者白虎通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沤牲曰盟傳曰盟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范注諸說地名皆本杜預○撰異曰邾公羊作邾婁終春秋皆然婁力俱切邾人語聲後曰婁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鄒眛從目從午未之未左氏作蔑案楚唐蔑亦作唐眛與鄭讙蔑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午未之未爲聲莫葛切別有眛字以本末之末爲聲莫達切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廣韻校正說文玉篇考之詳矣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幷陸德明音義陸淳纂例其或與今不合乃各出之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補曰公羊爾雅皆曰及與也及者期定於我而彼來會我我及之也故曰內爲志是魯主而外客也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焉爾猶於是也

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傳師傳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補曰注釋傳非也傳讀爲夫毛詩傳曰或爲傳明夫傳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以爲表明丈夫又云甫或爲父古書甫父亦通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爲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加父名或加夫也邾儀父左傳曰邾子克也案周有王子克字子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克盟會者所以繼好息民邾與魯最近爲好於魯春秋尤重之故不言邾克而言邾儀父左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

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子卒稱邾子

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未王命與此同詩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日其盟渝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其事可惡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文丞案春秋無事猶空書伐邾是也補曰爾雅曰渝變也疏曰

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槩曰爲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悉援此例也舊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作之義非以爲史法也必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渝盟遠在七年不去盟日無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皆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鄰魯之好桓十七年盟趡哀二年盟句繹則一二年閒卽背盟好其爲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文也 昧地名也 補曰公羊曰地期也疑此亦當爲期涉後文宿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有徒眾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地補曰舊史凡殺世子母弟皆月君子故從時例志者蓋來告說見後三年○撰異曰陸淳春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剋案今公羊不作剋趙匡引汲冢紀年鄭莊公殺公子圣說文圣讀若冤鹿窟 克者何能也雅同 何能也能殺也 補曰訓殺公羊同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殺克也是亦同也傳合能殺二字以解克字依說文別有从力之勀古祇一字 何以不言殺 補曰據殺世子母弟皆言殺 見段之有徒眾也 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眾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補曰傳解克字非解鄭伯字也非也傳言段有徒眾變言克以見之卽左傳得儁曰克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皆謂經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 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 補曰知亦見也周秦之書多以爲見左傳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知於顏色經文雖隱皆有所見問何以見之 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也謂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大夫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弟不嫌段是世子者非所嫌也高澍然以爲大夫公子對國言弟世子對君言屬辭之審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 補曰何休曰貶猶損也文丞案凡言貶者皆謂有所卑損後儒泛以褒貶作美刺字解非也疏曰叔肸爲賢稱弟則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佞夫以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尋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文丞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公子者連類幷言之 段失子弟之道矣 補曰失賤段而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也 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曰君也補曰殺世子母

弟以目君爲例者皆是甚其惡此亦從例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特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補曰爾雅曰慮謀也思也墨子經曰慮求也雍注取左傳讒失教爲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卽上文能殺之謂與殺佞夫言忍親言甚之正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注首二句本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公羊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爲鄭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文在伐諸鄢之下與經似不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還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補曰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曷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以爲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以爲既葬之奠傳以爲咺賤稱名本當稱字則必以下大夫四人當之不可通於宰士之說非也凡王臣不繫官繫官者唯宰宰者謂大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宰夫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說見僖九年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士亦稱官也謂中士非屬宰夫者亦稱氏也唯謂下士略稱人當依用之葢宰旅亦同矣惠公史記名弗湟孝公稱子也仲子繫惠公猶成風繫僖公非夫人之辭也直言仲子成風則夫人之辭也成風違禮有謚故稱謚仲子無謚故稱字注言賵皆當稱謚非也仲字子姓五句本何休平王新

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雜記正義鄭意謂經原其情故不
如文五年之榮叔不言來耳傳例來者接公之辭言之者緩
辭爾雅曰之閒也杜預曰言歸者與
使有之辭天地所生非一
歸賵之屬皆月
君子或略之

母以子氏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

孝公之妾也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爲桓
公母謂兼歸二賵今穀梁獨異者疏曰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襚而已成風既是僖
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
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
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
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伯姬叔姬
但知桓母爲仲子而桓母
何時卽沒於桓時而當時
薨書卒書葬故經無文也
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
母則考宮以尊之彼三母
疏引歸襚爲證公羊於彼
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補曰不知天王
爲是賵人母耶

賵人妾耶君子受之謂是賵我惠公之仲子從其可辭也昔
孟子受宋薛之餽金於宋將有遠行而辭曰餽贐於薛有戒
心而辭曰爲兵餽皆以可受而受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
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也孔門或稱師爲君子故論語
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者
益伊尹所謂君國子民是其本義而孔子對哀公言君子者
人之成名又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
見故此曰可辭二年曰專可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
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
當作嗣嗣者意內而言外也

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其志者猶公羊言不及事也常事不
何以書何休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不及事書補曰
荀子曰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
故志不及事者鄭云仲子早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
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之耳惠立凡四十六年或卒在惠
之世亦未可知矣時因惠公之喪賵仲子必賵惠公可知此
年無葬惠公文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以賵惠公爲緩杜
預以爲惠公葬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賵亦不及事傳必以爲
一賵非二賵者賵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志及事與否非所
論也若然賵諸侯雖不及事亦志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邊言之也
注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爲常事非也常事不書本公

羊語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常傳言志公羊言書以恆爲常者避漢諱也公羊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書此史例本爲恆事而經因之也傳於公出親迎言恆事不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公出親迎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者也公羊出親迎不志者也推校全經一可見

乘馬曰賵衣衾曰毂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四馬曰乘含口實補曰四馬者謂大夫以上至天子也士不備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爲言衾被也士喪禮小斂絞紟衾二君毂祭服散衣凡十九稱大斂絞紟衾二君毂祭服散衣庶毂凡三十稱喪大記以爲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毂之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者以爲貨玉者蓋璧也飯以貝含以玉通言之皆曰含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所謂飯用米貝傳不言米者米非所歸也周禮天子飯以玉含以玉而有飯玉鄭君曰碎玉以貝也周禮有含玉鄭君謂柱左右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蠙及在口中者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爲含象則大夫含兼珠玉矣錢者金幣之名以銅爲之所以貿買物通財用故曰錢財先儒說泉布以爲藏曰泉行曰泉錢古今字但據周禮泉府鄭衆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疑錢爲正字泉爲假借字非取水泉義也何休曰賵猶覆也毂猶遺也賻猶助也案四句通釋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玩好曰贈死曰賵所以佐生也贈毂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補曰韋昭國語注曰卑微也左氏劉歆賈逵說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頒容以爲再命稱人至劉敞則謂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大夫皆曰卑者大夫即卿卿大夫非也此傳解及兼爲內諸直書事者發例解宋人兼爲列國盟會言人者發例也列國皆有大夫非大夫則稱人稱人則知是卑者此其常文猶內之直書其事諸小國本無大夫雖大夫亦稱人亦是卑之楚之先無君無大夫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無人

卑者之盟不日信之與不例不

幾非卿大夫之盟也傳發通例宿邑名也補曰此宿非國故辯之左傳後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注案來朝時者經例也史例皆月何休又曰十言有二者起十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杜預釋例說有年有鸛鵒之等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爲比然則有與又異

○撰異曰祭邑字汲冢穆天子傳說文皆作鄂來者來朝也補曰以不稱使而言來知是來朝其弗

謂朝何也寰內諸侯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補曰文選注引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

爲寰寰古縣字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侯雖爲諸侯不全爲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冗有祭有凡文之昭有毛聃原皆采地之名聃即九年之南傳曰南氏姓也則凡采皆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爲供王事或訓種菜前二說近是國語晉文公屬百官大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有加田有士田士田即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外鄉之夫子之上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矣九年傳曰季字也則伯叔之大夫不名明自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但公羊以渠伯糾爲下大夫則凡直稱伯叔季者當是上中大夫此祭伯益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有祭公皆爲三公則此來朝者當爲卿即是上大夫也經又有稱父稱子者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者上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歟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補曰言會以包朝聘不正其外交故

弗與朝也補曰與許也後皆同弗與朝皆同意也春秋之義主於撥亂反正凡傳或言不正其云云或言非正也皆以明君子取義所在與讓桓不正同

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遣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補曰疏曰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文烝案若鄢陵之戰欒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問子囊是也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考工記曰鬭西曰箭江淮謂之前二在後毛詩傳曰鏃矢參分一在後三分一在前亭方言曰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又曰凡箭鏃廣長而薄鏃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竟場者疏曰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文烝案詩曰疆場翼翼毛傳場畔也廣雅疆場隄畔界也孔穎達謂田之疆畔至此易主名之爲場義與此同古祇作易字故周易陸績本喪羊于場諸家皆作易也周禮鄭眾注說文埒曰脩鍛脯也鄭君注曰薄析曰脩鍛脯也脩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也每一脯爲一樴鄉射記曰樴長尺二寸一樴謂之一挺亦曰一朐束者十挺也凡物十曰束不行猶不出易字以便句耳檀弓曰古之大夫

東脩之問不出竟王引之曰玉篇貳並也左傳注貳敵也天子聘遣諸侯大子之臣敵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范注楊疏以不稟命自專爲二心皆非其訓文烝案聘遣器物比並至尊卽專命之事也六句申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言

公子益師卒補曰孝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孫案此不去氏義在後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補曰許桂林曰也文烝案大夫日卒諸侯日卒傳皆曰日弒正卒也子卒日正也又他釋經每日正也卒也悉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蒯語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補曰疏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前有其事廖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則君無篡弒之情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文烝案此傳發通例也凡大夫書卒者公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作樂而屠蒯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爲之變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存日者爲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爲惡而正與正惡與惡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之文或升沒其卒皆據舊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二年春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紀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皆雜居中國若戎子駒支皆陸渾蠻氏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者杜預杜元凱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舉號君之例而去日者陵助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凱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文曰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夷蠻皆在禹貢職方九州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八荒之內爲四海四海之內爲九州五服胡渭說禹貢曰古所謂中國者甸侯綏三服之地所謂四夷者要荒二服之地皆九州之內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所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月○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潛

公羊作岑書禹貢沱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公羊作岑今公羊不作岑書禹貢沱潛毛詩養魚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涔會者期定於彼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爲主是魯客而外主也凡會而復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宋人盟于宿此類皆內爲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爲主也會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爲志也若後文不得稱及以會其書之則曰衛侯會公于斐邾伯會公于洮鄭伯會公于垂傳發內爲志外爲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故四年伐鄭十一年入許皆不發傳知者慮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卿爲司徒主教民察民之安危也義者行臨事能斷補曰疏曰謂卿爲司空司空主守也文孟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眾之所歸守必堅固補曰疏曰案慮行皆言出竟也守言國也大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曰虎通曰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毛詩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爲守國猶論語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謂守官涖官也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穀梁子諸言仁者皆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仁較深於愛如言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書管仲曰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類乃眾善之大名不可槩論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補曰言國有此三者之臣或從君出或留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秋盟會雖多三者得人則文通爲凡會言其正法乃春則尠傳蓋引古書成乃春秋文外之意會戎危公也此無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危史有其文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爲說疏申之曰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兼爲桓公生此意楊氏說亦明暢其實非傳意也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至於難故不月也文孫案范注既誤戎危則日次惡則月他皆放此補曰惡甚則日弗地曰入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以罪向我邑也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補曰左傳以此爲向明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例時惡甚則日弗地曰入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以罪向我邑也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補曰左傳以此爲向明矣

入者內弗受也謂凡稱入者是內弗受之辭注非也言入則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無大夫非君將則以稱人爲常皆從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人略有異也舊史入皆具月日入無小大尚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補曰傳據漢志云沛國向縣古向國謂即

譙國龍亢縣東南之向城於今爲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爲今沂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葢爾之邦懸師遠入事必不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爲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城鎭卽後篇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爲莒州地是矣呂大圭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悉案諸伐內邑直言伐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後言入向尤變文也其說見下舊史當先言伐某鄙又言圍邰圍成變文也直言入向

無侅帥師入極二千五百人爲師補曰無侅公子展之孫師者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蒙上月○撰異曰侅左氏公羊作駹後同奇侅非常與駹聲義皆同也帥公羊作率終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此作帥僖十五年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入向作率以後率帥錯出皆由轉寫亂之

者內弗受也極國也三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道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補曰疏曰內弗受復言之者恐以同之文悉案內滅皆諱言取此言入者內外不同故兩發以同之葢欲與入向連文說見下公羊入取並爲諱孔廣森以爲易曰取難曰入孔意以帥師爲文則不得但言取頗得其辭未盡其義也入向爲邑入極則爲國故傳特備文賈逵說左氏以極爲戎邑非也舊史凡滅皆具曰

苟焉以入人爲志者入亦入之矣補曰此合上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應此經屬辭比事之旨也凡外來人亦入我向矣事在而志著全經推伐者皆言伐我某鄙今特變言入向以顯茲義然則入極變取言入實爲此歟春秋亂世日尋干戈受師出師內事先見若同常文無以寄義故因連文書入葢曰天道好還貪兵必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治國之要道開篇設戒餘從同矣

春秋以一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處心積慮曰以人人爲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羊之外呂祖謙曰史心史也記心記也

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補曰公羊曰無駭者何展氏則史本書無侅不書展無侅但君子脩經大夫例稱氏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爲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之官司空也當追氏之使經例前後畫一今不追氏是知爲滅同姓貶之抑或左氏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漢書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無侅卽所以譏公也不從隱不爵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此處稱氏無所嫌也滅同姓爲伐木說具僖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例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唐魯地補曰唐葢卽下五年之棠此與上會非一事也上是外爲主會而不盟此是內爲志會而復盟與桓元年盟越同又論之於彼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補曰爾雅曰逆迎也注本何休ㄛ撰異曰履緰左氏作裂繻陸淳曰誤也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補曰何休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徐彥曰即書傳夏后氏逆於廟庭云云是也文孫案亦即詩齊風之俟著俟庭俟堂葢齊魯韓三家義也著即戶三家作戶不志諸侯來親迎亦志內不親迎則削史文不志皆常例也內出親迎則例也

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篡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姓微臣雖爲大夫不得尊命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倫是也履緰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緰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即位以表繼弒文同而義異者甚眾故不可以一方求之補曰交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緰明從小國無大夫例也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同例若有不可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國卑者同例履緰之進所謂不可不目言者也傳唯於曹莒言其無大夫以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爲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緰非卑者故書之在春秋則履緰亦卑也故書之而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文孫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僖九年傳凡女子不以名行若曰與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何休曰請使重見則親昵之辭也何休曰君之妾棄則謙抑之辭也曰詩使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反曰來歸明外屬外至反謂爲夫家所遣補曰從者從其教令謂從夫也從夫傳出曰來歸公羊大歸曰來歸從人者也補曰左故稱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傷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喪服傳郊特牲大戴禮本命劉向列女鄒孟軻

母魯之母師齊杞梁妻傳皆略同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補曰疏曰廖信云不稱使者似若專行也謂決魯夫人至幷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志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其不言使何也怪不言使履逾來逆女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逾也補曰逆女使人非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無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汸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汸曰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者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

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此其加專行之辭何也曰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補曰不日例在後八年傳○撰異引汲冢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趙氏曰左傳云或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明不足據

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也侯伯又一州之長爲牧亦曰伯卽方伯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二伯春秋時曰王官伯曰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補曰此兩或曰與下八年異師並疑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說爲較長也

傳於師所授無疑信皆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夫人薨不地也常處者小寢也說見莊三十二年夫人者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雖將讓桓猶在君位禮亦從正書之疏曰左氏以爲桓母則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母則仲子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子氏薨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子氏薨隱見爲君何以不書葬若

夫人薨例日夫人曰薨從夫稱補曰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隱之妻也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

卒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爲史法哀十二年疏曰隱夫人從夫之讓故不書葬程子曰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葉夢得曰先薨不葬待君而後葬周道也胡安國曰明順胡銓曰合葬張洽曰葬禮未備諸說皆與注異於傳從君之義亦可通也不言薨言卒者傳便文左氏公羊解經皆以書不書立義此傳多言志少言書古人用字之例各有不同也

從君者也

鄭人伐衛傳例曰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例時補曰注引傳例在後五年傳人微者也義在僖二十六年傳微者謂

非卿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是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疏曰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爲魯夫人薨文烝案舊史伐皆具月君子略之從時例

三年春王二月補曰何休以爲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夏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通三統漢書律麻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麻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二月三月則王爲周王明矣孔穎達疏從上二年范注爲是漢儒說不可依用

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曰日月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補曰大戴禮誥志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亦有逆行日月辛卯虞劇以麻推之在幽王六年閏元麻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薈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穢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麻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日有小眚焉則天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麻者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冑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麻紀者也以戊寅麟德麻推春秋日食大最皆入食限於麻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閏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麻當食半强自交阯至朔方候之不食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麻當食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閒亦不食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閏元二食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又曰自閏元治麻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云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不食者是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文烝案大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麻數戴載三朝記漢志引古語後儒或疑之然而魯史所記悉本舊章聖人之經所以示警陳兵伐鼓古之遺型入門廢朝禮之明訓一行著論推校精詳大概得之故張治深取之漢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食劉邵以爲梓愼稱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稱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食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

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荀或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相證矣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并哀十四年爲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汸之言也杜預謂唯正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益未可據諸日食皆爲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彗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京房所論其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說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當存之皆可不必深論具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作蝕後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補曰凡食晦日者范以爲皆即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食下更端以爲皆是前月之晦疏引徐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己巳正月晦也冠以朔於朔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日御失厤以

爲前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已巳食者乃二月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二日亦厤之失故不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以有失厤者蓋厤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厤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之也君子正之卽定朔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誤矣杜預長厤推此已巳乃二月朔又一行大衍厤推宣八年七月甲子朔日食長厤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大衍厤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厤推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皆合徐說

其曰有食之何也補曰音聿

吐者外壞食者內壞

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其所吞咽者壞入於內補曰疏曰壞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或當字從壞蓋如麋信之言也文烝案壞亦通作塲埠倉云塲鼠垤也郭璞方言注音傷

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壞之有內辭所在此必有物食之

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壞故曰內辭吐者外壞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壞也而曰或外辭

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辭指吐吐非經所宜書也饉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無其事也此二句蓋言有爲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疑爲內辭其辭最微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爲外辭其辭較著如周易或躍在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者疑之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曰或也者不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八年傳曰一有一亡曰有爲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爲一例故卽經所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卽上下文內字外非之外壞之外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壞不見於外補曰此申上內辭也韓非子曰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莊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公五年日食惠公三年日食獻公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晝晦十年日食晝晦莊襄王二年日食凡日食九見此十二文皆直書食不云有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曾史立文之法矣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 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文丞案焦贛易林比之萃曰圍圍白日爲月所食家人之小畜圍皇知字依今音讀去聲卽圍作皇**知其不可知知也** 補曰末知字依今音讀去聲卽爾雅說文智䏚字墨子經曰知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此今去聲字也又經篇及莊子並曰知接也經說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未知字亦音智爲是干寶周易注引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王念孫以爲古書智慧之智或作知知識之知亦或作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干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以智爲知者也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殆不然矣何休以爲不言月食日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其引經旣衍月字其說又非也有爲不宜有蓋依放一有一亡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爲有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恉矣許氏書往往有傳會字形者不可不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足明陰陽尊卑之義齊履謙以爲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有術可推故春秋不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曰幽王太子或作宜
咎曰者蓋以明正傳於下諸侯發例天子當
亦同矣王崩九皆日不
書葬例在莊三年傳 高曰崩梁山厚曰崩沙鹿崩補曰墨
大 子經曰厚有所
也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大毀壞之辭卒猶終也其
崩之何也補曰問魯春秋以其在民上故崩之書崩君子從
何以崩天子
而取義焉何休曰
爲天下恩痛王者其不名何也補曰據諸
者所以相別爾居八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補曰大上者
最上之稱卽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
名 侯卒名 大上故不名也名夫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
也○撰異曰尹氏爲正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陽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聲子
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
也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公羊之義傳無
是意也不書名者時魯八在
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也或者君前臣名時嗣王當喪未
君故不名也不稱尹子者寰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

亦不言劉子卷也傳言大夫上大夫者卿也尹
氏爲卿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
世卿非禮於黑肱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義載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攝幷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
譏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爾者穀梁家
依放公羊爲之也左傳隱八年眾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
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也文丞案左
氏爲備言卿大夫不世位是其同
也大戴禮千乘孔子對哀公曰爵不世孟子述齊桓葵丘之
命曰上無世官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
官族是其異也商書盤庚之誥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周
易訟六三曰食舊德貞厲終吉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傳曰不世顯德乎上者世祿也又緇衣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
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說
爲周司徒毛傳曰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又干旄曰
在浚之郊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又棠棣者華序
曰古之仕者世祿刺幽王棄賢
興滅國繼絕世許慎以爲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
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又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此
類皆左氏之證也公羊不言得世祿與否而王制曰內諸侯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釋例 三

祿外諸侯嗣又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蓋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并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同是一偏之說也大氏古者官人之法本與封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其有大功德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貴聯邦家天子諸侯實無異制溯夫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迨春秋以來尤唯貴戚世臣是賴雖以罪誅皆不絕世積貴所在人望有歸陳亮嘗言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使人君皆得魯季友叔肸齊高子之倫而用之則亦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愚謂陳氏此論最爲明通設以夫子爲政於天下亦必仰稽前典俯順時宜庶姓雖參世臣自在作經垂訓何轉致譏穀梁子解宋殺大夫言司馬爲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漢世穀梁家乃用公羊爲說誣經并誣傳矣列國獨秦無世臣沿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一變學者習於疑傳既隱約三朝記等又不備故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爲疑詳論焉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大夫不世及國君九世猶可復讐之等皆秦人之法戰國之論也

外大夫不卒者經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

例也

卒此何以卒之也補曰不卒者例因史例也

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補曰傳言爲魯主公羊言諸侯之主文異意同此君子之取義也史亦有此意而傳不論史也辛卯與庚戌相去四十二日王喪既赴而魯弔四句之內來往千里喪事尚急則然矣王子虎劉卷不日此以其新爲魯主恩深故仍史文錄日所以盈隱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武氏子者何也天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子之大夫也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上大夫歟

天子之大夫其稱氏不稱子

武氏子何也補曰何休曰據宰渠氏官尹氏不稱子

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仍叔不稱氏

稱

在殯補曰五五斷仁謂之畢喪二十五月而畢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新君未爵命不得稱其字故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亦新嗣爲大夫而新君未爵命之也未命不得稱其父已沒不得繫之既不錄父故不須加之爲緩辭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顏氏之子彼等皆是

便文非春秋文例

未爵使之非正也補曰使之已非正

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

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卽位故曰無君補曰猶王益亦當稱使矣天子諸侯並是以世子繼父則其辭宜同此包毛伯言之公羊云未君也未葬未踰年皆不稱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

曰賻補曰士喪禮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疑傳賵字亦當爲贈荀子曰玩好曰贈也凡傳發例或有連及經外者而觀下注則范本已誤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賵賻補曰歸爲正禮恆事不志歸賵歸含歸襚志者爲歸妾母又不及事耳求所以爲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益通于下何休曰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文烝案求者徵求也定元年傳曰請也言使之求賻又非正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補曰歸爲正況諸侯於天子求爲非正況天子於諸侯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補曰得不得非己能主明皆非正如求婦之屬亦是也交譏之補曰何休曰譏猶譴也刺意皆相近疏曰交猶俱也文烝案凡書譏者與非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俱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丙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寡君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本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二說當兼之八年傳以不名爲未能同盟明同盟皆名諸侯既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是也生不得名卒得名者蓋春秋於內爲臨一國之言從大上之例於外則亦臨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謚而言公順臣子之辭者生有五等沒則壹申其臣民之稱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終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卒葬兼備大國例也宿一見隱篇故大國例者也邾薛杞前不葬後葬小國例也

亦不葬也滕秦前不葬後葬諸侯曰卒正也正謂承嫡補曰楚莒吳不葬皆夷狄例也

之弟宣公之立繆公蓋時事宜然所以爲正凡自世子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爲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爲正又兼有嗣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爲說古人文辭簡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曰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來告故書馬驌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曰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弒級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違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撰異曰繆本亦作穆左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之事闕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亾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沒葬文傳於宋

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其公發非葬之間言伯姬賢而不若其公不能宏家人之禮然則爲君者外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補曰凡傳言故者皆謂變故俞樾引楊倞荀子注曰故事變也是也葬具月日知其有變故不爲正矣而日葬尤爲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爲危文者繆公逐其子馮而立其兄子與夷卒致弒逆其理危也危者危與夷與公羊略同書葬者魯使卑者往會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王某公若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叔弓如滕葬成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注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書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時傳曰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補曰例傳曰稱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蓋出七十

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公肩子世子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諸子皆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喪服傳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在記中竊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十子與穀梁書相類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也謝湜曰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順者乎凡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甚其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注亦用內外諸取邑史必備文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以見義外圍邑亦然汪克寬曰隱公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娶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氏蓋本陳傅良趙汸說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弒君曰與不曰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左氏作庚戌誤也祝左氏作州吁衛公子同也漢石經公羊殘碑十一年傳弒作試字白虎通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試之陸淳纂例曰殺君公羊皆作弒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無弒字諸弒君皆作殺考之陸德明釋文元年傳音義曰弒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曰弒音試舊作殺非也凡弒君試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弒字從式傳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作舊作多作之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从殳希聲之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弒者後出之字从殺省式聲或又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者皆有殺無弒也其參差混亂幷公羊中字亦不畫一者皆寫本乘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唯陸淳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沖亦未知之今知必然者朱弒與夷捷晉弒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弒其字皆必當作殺者也但以諸弒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兒字體之異大夫弒其

君以國氏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嗣也嫌疑也疑於君也坊記曰貴不嫌於上鄭君本作慊字云慊或爲嫌王引之曰慊亦嫌字也文丞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曰取國者稱國以弒弒而代之也補曰言以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清衛地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丞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爲志者彼來遇我我及之是我爲主矣若是外爲主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蓋時無外爲主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外爲主則不足書耳

遇者志相得也補曰得如得大子適鄫之得相得謂相親說猶史記言相中也易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爾雅曰遇遘也見也又曰偶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君將常文皆稱君皆不加言帥師者公羊云書重是也據毛詩序時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言復伐是也復伐而翬會之經文自明故傳不釋翬者何也公子翬也補曰桓三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與無侯侯不氏不同文字曰羽父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注非也當云據益師弼稱公子與無侯侯不氏不同

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卿佐不得言魯人補曰杜自用左傳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卿佐不得言魯人補曰與鄭豫說不宜引爲注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補曰與鄭豫預字士昏禮記子有吉我與在古文作豫鄭預字皆同論語有天下而不與白虎通作預貶義公羊同謂後年事豫貶於此也案易文言傳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韓非子引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推早辯蚤絕之義可無疑於豫貶之法襄五年以吳柳繒正此之此不可以史法論也史法隨時記事文有常體自不得以後事追正前文矣孔廣森曰翬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傳末句貶字下或增之字誤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爲衛地近今淇縣衛靈公之晉宿濮水上是也季本王夫之江永略同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補曰傳解本經幷發通例也人者眾辭下傳言之公羊曰討賊之辭亦眾辭之謂也案傳稱桓弒隱百姓不能去無王之道也而鳳韶引周禮大司馬放弒其君則殘之以爲王得討之眾不得殺之與陳遷鶡說同甚失其義王討之者正以眾欲殺之故也罪非弒逆而稱人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殺之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故曰之文知國人殺之爲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祝吁之弒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以挈爲舉卽是提挈有力也音義曰挈本又作絜注案墨子經說曰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音義曰挈本又作絜注范則以爲單挈不具足之辭文烝同失嫌也眾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補曰注非也以國氏者嫌文也挈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失者爲其既殺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之緩慢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出入自忝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子改從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令至濮補曰殺於卽討乃國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入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注本何休衛人者眾辭也補曰猶言殷人周人義取眾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之筮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自人言之曰立某知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曰公卽位矣依鄭眾周禮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經公卽位皆爲卽立立者不正常位故爲挈文不言公子惡也惡謂不正其稱人以立之何也補曰據立王子朝稱尹氏晉之名謂直名言公子惡也補曰公羊曰眾之所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補曰公羊曰眾之所欲立左傳亦曰眾也得

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定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變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眾而言立惡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文烝案正者謂世子適子長庶子也賢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固然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爲難文王乃聖人之權當勍業之世非常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一生

一及而檀弓載孔子言周制立孫謂大子有孫而死者春秋
宋繆公以弟繼兄爲正齊昭公惠公或繼兄或繼弟皆爲正
桓王以孫繼祖爲正晉悼公以君之曾孫而亦爲正此皆時
事之宜不拘立子之限晉悼公之兄無慧不立衛靈公之兄
有惡疾不立則又周制變通之法也若公羊何休之說有與
傳及左氏不同者公羊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何休曰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禮適夫人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姊嫡姪娣無子
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姨
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
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備不知以左右媵姪娣之子分
貴賤者乃公羊之誤不可用也穀梁於正不正之說持之甚
堅此周人繼體之大法春秋經世之深志注多賢二句愼子
文○姜炳璋曰書立君二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
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文烝案此
又春秋文
外之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終

長洲彭清鯤
元和顧光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二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二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曰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觀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傳何休曰觀左氏作矢　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也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舊傳文知經文舊時○撰異曰觀非矢字孫覺曰矢言陳也陳魚無義理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補曰兼言以起下訓主爾雅文　魚卑者之事也周禮敞人中士下士補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之魚即濫漁濫字說文曰濫捕魚也从魚水漁篆文濫从魚石鼓文鰥鯉處之君子濫之又从魚下寸此經傳作魚字周禮作敞字敞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觀魚者孔穎達引說文以爲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獵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依石鼓處濫爲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

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獻又音公覩之非正也補曰非禮卽非正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祝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例故事發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祝吁之例故事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疏曰重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爲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盛汲冢穆天子傳同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故重發之郕國也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國以別之又以魯有成邑字亦作郕也將卑師眾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例與公羊同注上句亦公羊語也有稱師而非將卑師眾者未有將卑師眾而不稱師者故爲通例至於將尊師將尊師少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帥師師文以前亦稱卑師少內直書其事外則通稱人皆內外前後有異未可以公羊之例爲定某酉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外稱師者其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并必將尊傳但舉通例大概言之猶僖二十六年云人微者也亦此意也凡外用兵之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爲變文傳當文一言之猶有不著於傳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眾寡皆以稱人爲常楚之先未與中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爲常荊徐吳於越戎狄雖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桓二十三年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絕者卽傳所謂緩辭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成之謂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食以成之亦謂之考爾雅逸周書謚法同訓成之爲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爲夫人之宮也孝公之夫人自在孝宮仲子以妾母之宮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譏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子者長子之子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

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爲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爲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丞案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築也隱探父志脩而考之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新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爲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

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補曰玉篇曰獻奉也進也上也奏也初始也遂以爲常補曰公羊雨雅夏小正傳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爲令也穀梁子曰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有尸子故以相別非必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稱莊子又其先則曾子承夫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夏大也大謂大雅大雅翟雉佾之言列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千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曰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翿曰苗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文丞案注言每佾必八人與馬融王逸蔡邕高誘服虔韋昭等同白虎通何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傅隆論之不言六佾四句幷上釋初及釋獻第一句皆本何休獨奏文樂疏謂徐邈亦同也諸公諸侯者公羊以爲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羊說蓋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幷下尸子說皆不論大夫士儀禮少牢特牲禮並無樂舞而左傳載眾仲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上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也凡禮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及大夫士者則諸公異等故如六佾三軍之類皆降於天子而崇於諸侯初獻六羽始僭樂矣下犯上謂之僭補曰何休曰僭齊也尸子曰僭僪也下做上之辭說文曰僭僪也

補曰傳稱尸子曰者二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孰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書晉人也宋翔鳳以爲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爲楚滅故史記以

爲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尸子非卽佼或當在佼前

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僭於是能自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初者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當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未能用四佾亦不用八佾是始近乎樂范未得厲字之訓爾雅厲作也郭璞引傳爲說亦不可通王引之不用注疏義以爲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以八佾爲正魯用六佾則爲厲譏其不當裁減而裁減也○公羊曰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前此僭天子不可言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諸公春秋內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爲害補曰說五行傳螟爲羸蟲之孽何休以爲煩擾之應蟲災也補曰杜預曰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蝹蟲厥狀似螟以爲螟是無足小青蟲孔廣森曰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蟲食節賊蟲食根蝥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卽盡不及歷月補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災在八九月則甚七月則不甚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補曰公子彄孝公子臧謚曰僖伯杜因左傳有葬之加一隱不爵命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降立于阼階之南鄉所命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衛成公使周歜治厲爲卿皆先服卿服公祀先君而命之又鄭成公卒子駟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爲先君旣葬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旣葬卽位後卽位乃得建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孔說則似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孔三年喪畢後三年傳所云是也

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正禮在公子補曰無佞或說是貶又非

公子注非也當云據佞卒不稱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則不言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乃先君之子也補曰先君之大夫也

先君之大夫也

公子注非也當云據佞卒不稱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則不言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乃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

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爲公子彄卒不爲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邱文范襲之非也末句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三年傳得之此常例之至六年冬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墨子經曰久彌異時也注以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禮明宋不然孔穎達左傳正義據此傳知行役聘問亦不踰時**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之也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盡也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凡從眞從彡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并及之**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人民毆其牛馬敗去之後則可還反

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侯氏爲展俠亦非公子皆可以不氏見其不命彄之氏則爲公子公子者或爲先君之子故既爲繫於今君之稱又爲繫於先君之通稱公子彄以先君之子而爲大夫是爲先君之大夫既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史不得去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之則明益師亦同於彼發全經日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氏而隱必無其事故知無侯俠必非公子翬不復貶餘悉以公子翬則爲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二十二年傳稱公子之貴不減大夫故雖不爲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公子書先君之子今君之子初無二例莊公子慭非大夫公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爲大夫又陳公子禦寇未命爲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中列國言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天子亦以上大夫爲卿故周禮序官有卿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爲久圍故謹

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爲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注訓苞爲制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俘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注曰包取也說文捋引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詩采薇正義引穀梁作拘字信四年疏亦言拘人民今姑從王說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表道也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依傳義也注論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既俘殿又斬壞故爲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爾雅釋饑饉荒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卽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淳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撰異曰輸左氏作渝 **輸者墮也** 補曰公羊同詩曰載輸爾載亦是也墮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與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補曰平成疊韻爲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卽宣十五年傳云反義 **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鞏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補曰

孔廣森曰葢自鞏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者故得以輸平言之歸輸於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來墮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飲至之事史不書至此卽大夫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夫不爵命而不氏之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文伐邾會中邱下經例凡離會本以不致爲常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不遺時皆放此補曰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 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無言字則字末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爲易者於圍文見難於取文見易互以相明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補曰此久之合爲一義明經意深疾之故牟婁後又志與上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滕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姪娣叔姬爲娣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俱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或是君子獨存此文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許慎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娣又言媵者姪娣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以爲美媵是也賈逵以爲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殆未可據注親逆例時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

何也 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補曰其事全異不得據也當云據言歸當言逆

其不言逆足道焉爾 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杞傳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皆同二年以不言使發義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逆者非卿諸內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爲嫡而無足道者謂逆也莊二十五年兼爲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爲嫡而不言逆之事此則爲娣娣或本不須卿逆明三處之義各不同也方苞曰有履繻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爲媵是謂二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 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責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趙岐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槩其薨世子元公宏疑其即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用狄道以爲尊世子此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僖篇嬰齊之孰昭篇以後原壺結虞毋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爲秦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壺結虞毋四君適皆不正似無可疑亦容後來滕自舍其狄道春秋無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正而不日以後不正皆日者滕之卒以前不日後日爲詳略皆從而日以後不正不正此宣十八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葬者蓋君子以其狄道而削之注夷狄例不言正不正此宣十八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爲世子通得包之

夏城中丘城例時中城爲保民爲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舊保於城城保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持也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夫保德不以城也如民眾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公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其大小也雉者公羊及戴禮韓詩說文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雉五堵而雉長四丈高一丈長三丈高一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修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者君子所取義以其益城過於王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修葺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云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始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范舉其概耳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庶補曰接於我謂接公也疏曰叔肹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佞夫謂之母弟公子友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兄弟也足明凡稱弟者皆母兄也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公羊曰母弟稱弟實不止二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朱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兄例亦同也若非同母皆曰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在後九年傳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

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左傳有公卿之文明亦上大夫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伐凡伯爲文是一人之辭明大夫國而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惟有一人戎者尊天子之命補曰

衞也戎衞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邱衞之邑也

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衞伐凡伯乃變衞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衞以戎之補曰疏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衞有戎邑故也范意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卽衞之戎邑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衞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戎州已氏又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邱是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州戎人之東郡濮陽縣鄭志荅張逸問帝邱北接戎州也帝邱爲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荅張逸問詩楚宮云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衞有沮邱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之楚邱是帝邱西南接楚邱也補曰左傳作曹字是楚邱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爲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衞輝府之滑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邱所在隋嘗於濮陽置楚邱縣後改名衞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春秋楚邱約略在其處也戎州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戎州者蓋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楚邱同爲一邑凡伯自魯聘還衞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聘時奪之將而執之若爲直文當言衞伐凡伯于戎衞伐不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變言戎伐而貶衞爲戎之義存焉故傳曰戎伐者衞也戎衞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言戎伐故下變言于楚邱故傳又解之曰楚邱衞之邑也言邑者對後文成時爲衞都言之亦明卽戎所屬也杜預云楚邱乃左傳襄十年宋享晉侯之邱衞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爲曹國之楚以歸猶言之亦明卽戎所屬也杜預云楚

愈乎執也以一人當一國諱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廣森引書序以箕子歸明以歸之

文非甚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云獲也在經則執與獲異執者皆是以大執小以強執弱是非兼有之獲之語意較執爲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爲文辭固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爲獲也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垂衞地補曰左傳以爲犬邱王夫之宋地漢之敬邱也睢陽有雉水字

從大而音同垂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是地期一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補曰此請以邴易許也凡田邑實我取言取實彼歸言歸皆史文之舊也月者爲下入日疏曰一解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邴左氏作祊下同案古枋柄仿倣皆同字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補曰謂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爲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邴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補曰徐說得之此亦是直書其事文承來歸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顯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曰入惡入者也

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閔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後不合事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宿微國也補曰明與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宿於小國明矣元年盟地同義也未能同盟所以不名者以其

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異也自餘中國諸侯及吳楚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爲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例云凡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辭曰寡君不祿則諸侯赴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會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預曰齊侯尊宋使主會杜是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此亦齊僖小伯之事外邾人盟于曹南不日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外盟史皆書日君子略之

之也 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也補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爲參王元杰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黨馴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

馴致翟泉抗盟矣

諳誓不及五帝 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諳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范言七誥蓋并梓材康王之誥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此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誥知疏說非矣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唐虞有虞六代爲五帝某氏尚書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爲三皇少昊至舜爲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荅宰我語豈容違異魯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中閒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明又檢大戴禮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兩青陽先儒說己姓之青陽卽元囂降居泜水爲諸侯者也姬姓之青陽卽少昊清名摯亦作質爲帝稱金天氏者也或恐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金天氏而實不爲帝歟逸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海經稱少昊之國先儒亦頗疑之

盟詛不及三王 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泣牲臨而讀其牒書左傳曰盟諸僖閎詛諸

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禮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爲詛小於盟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啟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愼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盟今案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爲周法實屬可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所見皆尤惟也若夫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竊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咸瀆齊盟顓頊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固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贅也說文解贅字曰以物質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贅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爲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應劭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辯之明矣詰誓交質子因論盟詛并及之以參盟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爲妄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包來邑○撰異曰杜預曰浮來紀字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眾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氏名也內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會人之例不從齊高傒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眾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去君遠不嫌其僭

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使宰夫爲獻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偪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蟆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補曰謂直之不爵大夫爲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或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之如下所云

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俠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侅帥師入極補曰是也不日則惡可知矣文烝案如前說則本不當稱氏如後說則本當稱氏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定從後說者蓋以無侅非公子卽不貶亦當不氏與益師及驅不同故以隱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前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疏曰後或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玉引之曰說字蓋術文故字亦術文蓋涉上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注非也姬姜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采邑卽是氏姓凡氏皆姓也姓所以別之也補曰

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謚意略同惠棟以爲南季者文王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女傳謂之聃季史記作冉季南聃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之考耳文烝案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蓋聃由烝國之姞也注言上大夫其實或娶鄭女而亾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間也注言上大夫其實或上或中無定云字者明命爲大夫不以名通也補曰以言之季字也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以釋某父之爲字也此傳曰季字也以釋伯仲叔季之亦爲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禮記儀禮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鄭君解某甫謂如宋孔甫及孔子爲尼甫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末者稱季但賈謂周於二十造字時權稱伯仲其實未呼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二十乃稱伯某甫又曰某甫五十則捨其某字直呼伯仲二說不同朱子疑孔說爲是段玉裁從賈說以爲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不以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至五十乃稱伯某甫又曰某甫者儀禮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者承藉於下之辭凡冠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且字之

說儀禮禮記注各四見公羊注三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某甫少牢皇祖伯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四某甫曲禮天王某甫且字桓四年宰渠伯糾糾爲且一某皆爲且字檀弓尾甫爲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爲且字文宣十五年王札子札爲冠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爲且字文孟案賈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亦極詳明何休注解伯糾可從解札卷皆不可從總之古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后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有未五十而后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有未十四十未冠而命爲大夫者而謂其稱謂之辭悉準舊時期限事必不然也且春秋諸文如邾儀父如宋之孔父則稱某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榮叔祭叔毛伯召伯王季子如蔡叔許叔蔡季紀季蕭叔如內之單伯夷伯公子季友公弟叔肹鄭之祭仲陳之女叔原仲則又直稱伯仲叔季如渠伯糾小聘曰問其寶聘亦是存問之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

叔服則又稱伯某叔某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如家父則又直稱有程伯休父國語有樊仲山父左傳有內史叔興父連稱伯某父仲某父叔某父經則無所見又經文宋子哀爲疑義而王人子突則何休鄭君皆以爲字書傳中以字繫子者亦多凡此六科參差岐異今說經傳但通其可通者未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凡伯召伯毛伯及單伯皆世稱伯任叔榮叔皆世稱叔南季世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知何說也

聘諸侯非正也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聘問也

補曰聘與問對文則大聘曰聘

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補曰注首周禮下有天子二字大謬今刪之許氏異義以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引周禮斷之如此見王制正義傳與公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次言時聘殷覜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觀之時聘是諸侯相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乎紂是也閒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也是故上之於下有問無聘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逐進於是變問爲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學文武之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聘皆見非正故穀梁而辨之其識卓矣大氐經文皆據周典爲義故傳諸所陳制度及凡言古言禮言正者亦皆依周制言之以今之周禮五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輒生疑難惟杜謂萬斯大能考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家因之此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合諸傳唯若盟詛征稅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爲乖

異自餘則可取證者多也古書莫詳核於周禮莫博麗於左傳國語學者愼擇之而已凡朝聘之道多端此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後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足明諸侯朝聘於王及其自相聘俱是正矣蕭穎士曰於穀梁師其簡當於此類觀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補曰大雨水而震電也雨依今音讀上聲與下雨異左傳以爲霖雨自三日以往書金縢言天大雷電以風言天不敢斥尊也地震則言之尊親之義 震雷也電霆也補曰段玉裁曰詩十月之交言震電采芑雲漢常武言雷霆震雷一也電霆一也古義霆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言之曰靁陰陽激耀也電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霆靁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電陰陽激耀也震劈歷振物者許意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耀言之謂之電王引之曰疏云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分電霆爲二非也古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語皆以霆爲電則謂電爲霆西漢猶有此語文烝案淮南子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亦謂電爲霆又曰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爲穀梁傳而郊祀錄霆作電字汪曰楨語予此傳逸文予謂此非逸文益王涇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爲穀梁外傳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所引同並見後

庚辰大雨雪 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見其在地之多故不言大雨水雪見其自上而下故言雨雹亦同 志疏數也 補曰疏曰謂災有遠近也遠者爲疏近者爲數文烝案爾雅曰數疾也廣雅曰數疾也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此以數而謹日下申言之劉向云劉向奏論日食曰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 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 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補曰墨子經說曰閒謂夾者也變猶異也災異之事錄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唯論經也劉子政推陰陽之占明篡弒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强之甚益暈驕蹇將弒君徵也陽氣既不以時出八日

之閒陰氣又旋啓之而成雪盛陰厲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
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兩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
又雪幷在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荼二帝皆强臣劉裕弒之
與隱公同占也文烝竊謂惠孔所言足裨劉義但此等之學
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蛾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山崩
稱輦者之言曰天有山輦臣而哭之既而祠焉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自餘諸災異皆不
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異爲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
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兢兢於人事而不宜屑屑於天
意宜有堯舜泽水警余之心而不宜爲瞽史某日有災之說
蓋春秋之教本是如此故曰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
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簡易切近如此而已鄭若說論語天
道爲七政變動之占而荀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淮南
子曰孔子作爲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
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爲發明是則天文五行諸占有
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閎引商書高宗雊雉之變祖己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
不異也穀梁子爲經作傳悉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
故其傳自蛾生以外皆直曰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

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
乎孔門所傳孔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
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
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
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
餘事一一推言其應而何休繼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淇範其
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附合左氏今見於漢書五行
志者煩蕪岐誤大約如史通內外篇所譏范解多采劉向語
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愚復略有稱引附見其閒聊
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或亦不背傳意而終未敢信也

雨月志正也　雨得其時則月補曰疏曰僖三年六月雨是也
文烝案傳明雨得正則不日上大雨爲霖審矣

霖自癸酉始至庚辰而轉爲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

侠卒　○撰異曰侠左氏作挾　侠名也所其氏補曰
案漢書侠陛顏注同挾侠者所侠也　疏曰徐邈引尹更始
云所者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侠之氏族麋信
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文烝案麋氏之意所者斥言爲某氏
之辭猶言某侠也疑麋說是莊三年解溺爲公　弗大夫者隱
子溺是魯人相傳云爾侠別有氏魯人失之

不爵大夫也 俠不命爲大夫故不氏補曰弗大夫謂直名不氏也隱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卑者以國氏略相類明無侯亦同矣不爵命故雖居大夫位書卒而不氏足諸小國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而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氏也公子惡臧孫紇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紇之祖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以出奔特書故稱氏無所嫌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補曰爲君也猶云不取爲公

夏城郎 郎魯邑補曰方苞曰據左傳元年費伯已帥師城之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文烝案此亦舊有城而益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也補曰近齊○ 會者外爲主焉爾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撰異曰防公羊作邴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禘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焯曰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 內不言戰 補曰別內於外故不言戰而以戰爲敗此蓋經改舊史以立例 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損去舊文也此事與莊十一年同書日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邾 補曰孔廣森曰邾本邾子國今爲魯取 辛巳取防 補曰於是魯有二防邑近齊者爲東防此爲西防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樓不日補曰凡內取邑史皆日君子略之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補曰乘猶因也胡瑗以爲十一日之間取其二邑

不日則其實不明程端學引陳岳說甚謬取二邑唐石經磨改作又取二邑

秋宋人蔡人衞人入鄭

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補曰伐取之殺之用之刺之凡句末言之者皆緩辭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曰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何非也既不言滅則從伐例故略之○撰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戴唐石經左氏磨改及音義亦作載案釋名載戴也戴載也孔穎達曰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載國古甾載聲相近故鄭詩箋讀傲載爲熾甾文烝案載國字說文字林皆作酨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也補曰注言四國共取不可通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者解經言取之也主其事者謂取之上加言伐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之辭因人易取是爲蒙上之文不爲特主其事今加言伐明欲爲主事者如三國言伐載而鄭伯言取載與徐人取舒同文則三國爲主事鄭伯亦爲主事直言取之但爲蒙上不爲主事今言伐取之則是既爲蒙上又爲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力全無仁心反得託兼弱攻昧之義罪甚三國不正其如此故三國既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著其因人之實不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爲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撰異曰郟公羊作盛郟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日入是易田今是兵入郟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何休曰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孔穎達引干寶同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補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補曰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履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也

以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賜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補曰謂正例不月注非

言同時也補言謂別言也若同時來不俱至補曰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累累積也數計也曰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補曰若是也皆至於魯魯則先後受之劉敞葉夢得等以爲旅見非也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薛卑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不甯惟是薛小邾也邾婁人曰滕

補曰何休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桓公與公子翬弒隱公其事但於前後略見之傳似此者多傳不如左氏公羊明言其事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如文姜齊襄之殺桓公哀姜慶父之賊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宣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陽虎之竊國寶左氏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經各當文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無紀錄事迹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義義明則止也經文書法簡婉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及前後文未嘗無以見之故傳亦於當文前後文明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事迹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簡略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遣與夫宋宣繆之讓國殤閔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巫華元之平楚陳哀濤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逢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被殺甯殖之命子鄭弦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赦鄭靈王之經死左氏公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子之劫齊桓孔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城魯傳亦絕無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碏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軫曹公子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夫此數十事者公羊高尚能得之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隱約其辭或沒而不說是其好從簡略矣然則內事如獲莒挐敗鹹叔脂卒如滅夏陽盟召陵盟葵丘殺里克滅叔夷皐殺泄冶戰鞌盟羨門婁梁山崩

宋災伯姬卒殺慶封宋衛陳鄭災弒買唁乾侯戰伯舉大楚歸賑會黃池此二十七傳者何以述事獨詳蓋作書時意有所到偶然詳之或以當時習知其事習聞其義因備述於傳如滅夏陽一條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虢之事春秋罪虞之義可相證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遺失是謂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補曰此內外所同亦經之新例**以罪下也**責臣子也補曰公羊曰以為無臣子也又曰子沈子曰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為君公羊曰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此傳以為不自正明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或疑十年中正月適無事日食適是歷誤故得移晦入朔改有正為二又朝聘會遇觀魚輸平等適皆在時例耳否則亦必有正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此皆疑非所疑也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起義義隨文變無意無必**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謂正隱之為君也既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必補曰正隱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傳謹始之意相因相足見經義之深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

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年螟六年輸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邴螟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邾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悉無之故曰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爲君故身弒而統絕正其爲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也此爲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而公羊學者因之遂謂春秋有五始矣

眉注拼列

第十三葉六行鄭又誤引家甫第十四葉二十二行天之二句依劉然第十五葉十九行言依魯論語第十八葉十二行義讀爲儀合謂等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二終

新陽汪之昌五河郜文元校